

### 法轮功学员在地下监狱遭受的迫害 警察的行恶激怒了劳教人员

【明慧网】我叫尹丽萍，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遭到残酷的迫害。2001年6月14日伤痕累累、下肢不灵便、尿已失禁的我和全身是伤的邹桂荣第二次被沈新教养院秘密押送到沈阳地下犯人医院。

2001年6月14日伤痕累累、下肢不灵便、尿已失禁的我和全身是伤的邹桂荣第二次被沈新教养院秘密押送到沈阳地下犯人医院。

这次的到来，吓坏了犯人们，因为我俩已没有了人形，管房的王大姐见到我们是又高兴又担心，叫人赶快给我腾出了个床铺，叫我快躺下。邹桂荣被分到了一号房。我不放心邹桂荣，管房王姐明白我的心意，就派人到那屋看看邹桂荣怎样。王姐告诉我，那屋的管房也给她腾出个床铺你放心吧。我对她流下了感谢而又感激的泪水。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监狱的戴医生来到地下2号房，看一位癫痫病人，管房王大姐等戴医生问诊完，就跟医生说：我房昨天新来了一个“法轮”伤的挺重，你看看。那个戴医生没有回话就走了。管房王姐木讷了一会儿，对我说，你可要命大点啊，看样子你们“法轮”没有主治医生。

我被灌食灌得鼻子、嘴、喉咙、食道胃都不行了。无法进食，王姐为了让我活命，就把自己的豆奶粉拿出来，冲好调凉后一点一点的喂我。每一次的吞咽我都痛苦无比。我看到王姐焦急的样子，就吃力地跟王姐说，王姐，唯一能救我活命的就是大法，你最好能把邹桂荣叫到我这里来，她能给我背法听是最好，因为那法是很超常的。王姐听了我的话，就到了一号房，跟那屋的管房说，我这屋里的“法轮”生活不能自理，没人照顾，让“法轮”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吧。我和邹桂荣除了睡觉又能在一起了。

伤痕累累的邹桂荣见到我就喊我的名字：丽萍，丽萍，激动地哭着说，你咋样啊？我说，你给我背经文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吧。她说，你要听经文啊？我说，你背给我听吧，我不会背。她想扶我坐起来，我没有坐起来。她坐到我的身边给我背经文，她会背40多首经文。王姐又找来了纸和笔让邹桂荣把能背的都写下来，她说她也要看看。

慢慢的我能坐起来了，一点点能下地炼功了。

我们房间里10多人每天大量的听邹桂荣在背大法经文，在学炼功，那个矮胖女人是邹桂荣那个房间的，她每天都到这个房跟着学炼功。有一天她跟我要我家的电话号，我也没问为什么，她也没说，我就给了她。后来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她对我说，法轮，你记住，只要我能出去，我第一个电话打的就是这个号。她把我家的电话号码记在了她的脑子里。

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管房王姐被狱警叫了出去，那时气氛凸显紧张了；中午王姐回来了，跟我说：狱警给我们管房的开会了，让我们看着你们“法轮”，不让你们炼功，如果发现谁炼功，就让我们报告狱警，给你们铐起来，挺吓人的，你说这可咋办。我说：“我被非法关押一年半多来，遭了无数的罪，你已经看到了，现在我没吃一片药，也没打一针，用炼功来调整我们被残害的身体，你说这法超常不，你看到没有，那你说我

能不炼吗？”他们不让我们炼功又不给我们医治，这不明摆着让我们死吗？

管房王姐马上明白我的意思，然后对着全室里十多人说：今天监管医院给我们两个房的管房开会说，不许“法轮”在这里炼功，如果谁发现、谁就自己去报告，会有减期的机会。然后狱警会把他们铐起来。他们如果被铐起来，生活不能自理了，谁报告的谁就负责照顾她们，接屎接尿，听到没有，警察问你们可别说我没有告诉你们。

我象往常一样照常炼功，管房王姐见我炼功就收拾收拾钻到了被窝里，然后对所有人说：我现在睡觉了，我可什么都没有看到，听懂了吗？她的话音刚落，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东西，吃零食的也不吃了，闲聊的也不聊了，另一个房间的犯人也赶快离开了。她们陆续的都钻到被窝里去了，另一个房不知情况的走进来，见我炼功也马上跑回去了。

不知是什么时间，法轮功学员周艳波也被沈新送到监管医院来了，法轮功学员赵素环被沈新送来不到两天就被带回去了。沈阳市第五看守所又送来了法轮功学员李素珍，沈阳市看守所送来了法轮功学员王杰，王杰被抬来时瘦的没了人形。新城子公安局送来了一个叫吕国芹的法轮功学员，这时监管医院里，法轮功学员先后共有六七人在这里。

我和李素珍阿姨在二号楼，邹桂荣、周艳波、吕国芹住一号房。王杰、赵素环住走廊。一号房的管房叫王素玲、杨恕、申福（转下页）

(接上页)实。她们几个人为了表现自己,不让法轮功学员炼功,她们管房24小时分班看着法轮功学员炼功。一天邹桂荣坐起来炼静功时,被杨恕一拳打倒,邹桂荣的头撞在了铁管子上。当时邹桂荣休克五分钟之多。然后王素玲、申福实叫来了狱警,狱警拿来了手铐把邹桂荣铐在了走廊的床上。(因为走廊有监控,王杰调进了一号房)我房里的犯人急忙跑过来跟我说这事。

我见到邹桂荣时,她的脸就象发烧一样的红肿,嘴里不觉的会流出口水,头抬不起来,昏昏迷迷的,吃不下东西。

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向管房的王大姐报告,要求管房向监管医院领导反映,我们法轮功学员要求监管医院给邹桂荣医疗鉴定,我们要起诉追究这起伤害罪的责任人。

监管医院听到我们法轮功学员的报告,怕承担责任,就要求沈新教养院来人解决问题。几天后,沈新来了四个狱警,三女一男(男的是往禁闭室送我妈妈饺子的那个,女的有院长助理邓阳)把我先找到提审室谈话,他们手里拿着一个表和笔,问我是否还炼法轮功,看样子是想让我填表,炼或不炼。我说:请你们弄清楚我的案子,我是被冤判“扰乱公共秩序罪”进来的,你的问题跟我的案子有关吗?如果你们谁说有,那你就写下来,签上你的名字,给我留个证据,以后等我活着出去告你们好用。

他们叫人把我带了回去。又把邹桂荣提了出去,邹桂荣被提出去不一会,就听到邹桂荣惨烈的叫声:“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喊声断断续续不断。听到喊声,两室的犯人能起来的都跑到了铁栏杆门前观看,我和王姐、周艳波和其他犯人们焦急的摇撼着铁门喊“警察打人了”,对着走廊王姐就大声的喊:沈新教养院警察也太猖狂了,打人打到医院来了,原来电视说的都是假的。那个矮胖跟我要电话号码的妇女,不停的在走廊里大声的喊:警察打法轮了,警察打法轮了,法轮被警察打了,快来看啊。另一个胖妇女大声喊,监管医院为什



酷刑演示:铐在床上

么让警察到这里打人。这回我们可知道电视说的都是假的了,警察到这里打人监管医院管不管。

监管医院的门卫就这样被喊过来了,进到提审室说几句话就出来了。他刚一走,就又听到邹桂荣凄惨的叫声,铁栏杆里的女犯人们这回就更愤怒了,就又一次的集体呐喊沈新教养院的警察到监管医院打人了,警察执法犯法,电视说的都是假的。男病号的犯人们听到喊声,就手拿小镜子,把手伸到铁门小窗外,用镜子反光照想看个究竟。

这一次门卫惊慌快步跑过来,对着愤怒的女劳教人员们吼叫,你们喊什么喊,不想活了,都给你们扣起来。随后就进去把邹桂荣带了出来。沈新教养院的四个警察随后就跟了出来,他们没有人敢看铁栏杆里那群愤怒的女犯们,低着头,快速的在女犯们的喊声中消失了。

经过此事,女犯们在我的心里再也不是劳教犯人了,她们的灵魂在这次正义之举中升华得高尚,谱写了她们生命中最辉煌的一页。

邹桂荣出来后被打得晕头转向,她的嘴、脖子、脸都是伤痕,上半身几乎都是被抓挠的血道子。等她冷静一会儿才得知,沈新四个警察强迫她在“死也炼法轮功”的诱骗书上按手印。

邹桂荣因炼功被打伤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又被四名沈新教养院警察来监管医院打伤。监管医院又不管,法轮功学员和愤怒的女犯友们要求监管医院马上派医生给邹桂荣照相验伤,王大姐报告门卫说,沈新教养院到我们这里把人打伤,出人命这算谁的,快叫医生过来拍照看看吧。过了好一

会儿那个姓代的老年男狱医来了,我们向他要求给邹桂荣头部拍片验伤,身上被抓挠的血道子希望监管医院给拍照下来。面对我们的要求,代医生向我们无奈地说:法轮功的事他说了不算。说完就走了。

我们又向监管医院反映了几次,没有任何回应。面对眼前这一切,大法弟子王杰、(被中共这场迫害致死)周艳波、邹桂荣,和我还有李素珍,吕国芹两位老年大法弟子,目目相对,我们的心此刻凝聚在了一起。看样子面对此事此刻绝食绝水是我们争取合法权利的唯一出路了。

监管医院面对我们的绝食先是无人理睬。没有人过问。

李素珍阿姨,年已近七十,在她坚持绝食绝水一个星期左右身体突然出现不适,被她的办案单位接走了,后听说回家了。之后吕国芹阿姨也被办案单位接走了,监管医院里就剩下我们四个:王杰、邹桂荣、周艳波和我。周艳波不知绝食了多少天,心跳和脉搏出现了异常,倒下了;王杰人瘦得脱了像,也倒下了,她们俩都被挂上了点滴。他们由监管医院的男犯杂役冒充护士天天给扎针。邹桂荣本来伤的就重昏昏沉沉的也倒了下来。

我在女犯友们的保护下,天天加强了背经文、炼功、发正念的时间和次数,因为这个缘故,即使在身体严重脱水、各脏器近衰竭的情况下,我的头脑还是非常的清醒。王杰告诉了我发正念的口诀,那口诀威力无比,我每天正念中清理了大量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晰可见。

绝食到九天后,邹桂荣就被一群男杂役摁着强行扎点滴。监管医院没有一个人出来解决问题的。

邹桂荣不配合他们,就被男杂役拿来几十斤重,锈迹斑斑的脚镣子,两脚“丫”字型铐在床的两边,床单瞬间锈迹斑斑。双手被固定铐上动不了。邹桂荣反抗,男杂役就打她。这一切的发生吓坏了两个房间的女犯人们,因为她们还没有见过这场面。◇ (未完待续)